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4.007

杜哲元:“中国海军战略演变中的作战海区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4期,第66-80页。

DU Zheyuan, “A Research on Sea Area of Oper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Pacific Journal*, Vol. 25, No. 4, 2017, pp. 66-80.

**名家评荐:**这是一篇优点突出的好文章。文章好就好在论从史出,理论紧密结合实践,更结合中国国情,从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议。文章不做空洞之论,有明确的服务于中国意识,从中国之“实事”研究中国之“是”,这样的文章只嫌其少,这样的学风,尤其在目前只嫌不够,因而值得推荐。希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兴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学风。——张文木

# 中国海军战略演变中的作战 海区问题研究

杜哲元<sup>1</sup>

(1.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作战海区问题不仅是海军战略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之后,中国海军战略的演变大致经历了沿岸-近岸防御、近海防御、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三个阶段,如果单从字面理解,中国海军战略演变三阶段中最明显的特征和标志正是作战海区的不断扩大。以60多年来中国海军战略演变史为研究背景,本文把中国当前的作战海区划分为近海、中海、远海与远洋四个部分,分析了它们各自的战略价值,然后基于它们不同的空间范围和战略价值,本文认为,推动中国扩展作战海区的动因主要有三个层面因素,即军事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却面临着海洋战略地理形势、陆上安全环境和美国地缘战略及其亚洲同盟体系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扩展作战海区应继续以地区性防御为本,在这个过程中审慎、渐进地走向远海洋。

**关键词:**中国海军战略;作战海区;近海防御;远海护卫;三层动因;三大制约

中图分类号:E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04-0066-15

## 一、概念分析与提出问题

众所周知,建国之后中国海军战略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步:沿岸-近岸防御阶段(1950

年代—1985年)、近海防御阶段(1985年—2008年)、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阶段(2008年至今)。虽然推动中国海军战略不断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力是综合国力的上升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但如果单从字面理解,中国海

军战略演变三阶段中最明显的特征和标志却是作战海区的不断扩大。所谓的“作战海区(sea area of operations)”是指遂行作战任务的海区<sup>①</sup>或海上作战行动所及的海区<sup>②</sup>,它是一国制定海军战略的重要依据,一国能否根据本国的地理空间特点,合理设定、筹划本国的作战海区将会对该国海军战略实施的成败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作战海区问题被认为是海军战略中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sup>③</sup>

不同于英美那样的岛国型海上霸权国,它们的海军多是全球性部署,作战海区亦按照世界各大洋来划分。历史上的多数大陆型海军强国往往为了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根据本国的地理空间特点和作战能力,以本土为中心,由内向外在其周围海域划分出距离不等、价值不一、目标不同的作战海区,然后在各个作战海区分配数量、质量和功能不同的军事资源。首先,作战海区具有多层次性,一国的海军战略在不同的作战海区以及同一个作战海区的不同方向上设定着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海军在其海岸向外延伸至2000海里的海域上划分出了三层防御带,第一层是为“海上控制区(area of sea control)”,第二层是为“海上拒止区(area of sea denial)”,第三层是为远程情报收集和潜艇阻截区;<sup>④</sup>其次,作战海区的范围具有地理上的相对稳定性,尽管武器装备的发展能够迅速改变一国的海军战略部署,但划分作战海区的基本依据和标志仍然是那些亘古不变的岛屿、岛链、岛群和海峡,比如虽然1970年代初期SS-N-8潜地战略弹道导弹<sup>⑤</sup>的服役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的海军战略部署,但它调整的依据仍然避不开“格陵兰-冰岛-英国缺口(GIUK gap)”、西西里诸海峡以及西北太平洋岛链等地理存在物,虽然它们对苏联海军的地缘战略意义已经从阻碍变为防御屏障;<sup>⑥</sup>最后,作战海区的功能和价值具有战略上的动态弹性,它的总体范围和每一层区的范围及其价值和功能都是变动不居的,总是随着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而不断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并不只是为了军事作战,更是服

务于国家的大战略。仍以苏联为例,冷战前期,苏联孜孜以求的中心战略目标是能够对美国实现核威慑与核平衡,但由于射程和航程问题,这一时期苏联海军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将本国的作战海区扩展到远洋,使其战略核潜艇突破“格陵兰-冰岛-英国缺口”,驶入开放性大洋深处。但1970年代初期以后,开放性大洋对于苏联的战略价值已不再是核潜艇的优良阵地,更多的是作为服务于苏联推动第三世界革命战略的便捷通道。同时,近海的战略价值也在变化,但已不再只是作为保卫本土安全的战略前沿,它更重要的价值是作为“堡垒区”保护苏联战略核潜艇的安全,<sup>⑦</sup>后者仍是苏联对美进行核威慑的重器。

通过苏联海军的案例,本文认为,作战海区问题是海军战略制定者首先要面对并回答的关键性问题,特别对于陆权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既是传统的大陆国家,又是海陆兼备的濒海国家,作战海区问题不仅在海军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而且是中国总体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作战海区如何划定,又以怎样的节奏和方式去扩展,将对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直接关系到中国继续崛起的成败,因此不能不对该问题进行学

① 刘华清著:《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② 《海军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③ 同①,第465页。

④ Bernard D. Cole,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p.26-27.

⑤ SS-N-8 I型导弹的射程为7800千米,II型导弹的射程为9100千米,参见朱坤岭、汪维助主编:《导弹百科辞典》,宇航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⑥ Keith Allen, “The Northern Fleet and North Atlantic Naval Operations”, in: Bruce W. Watson and Susan M. Watson, eds., *The Soviet Navy: Strengths and Liabilities*, Westview Press, London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86, p.184.

⑦ Gerry S. Thomas, “The Pacific Fleet”, in: Bruce W. Watson and Susan M. Watson, eds., *The Soviet Navy: Strengths and Liabilities*, pp.236-237.

术上细致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相对有限,多数研究集中在海权诸概念辨析、海洋争端与地区安全,以及中国海军发展与中外关系方面,对中国的“作战海区”问题鲜有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以60多年来中国海军战略演变史为研究背景,立足于“作战海区”这个中心问题,本文尝试回答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中国作战海区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2)中国作战海区中的近海、中海、远海的相对确切的地理范围和战略价值是什么?(3)基于上述范围和价值,中国扩展中海、远海作战海区的动因和制约是什么?

## 二、从沿岸到远海:1950年代至今

### 2.1 沿岸-近岸防御与海上破袭游击战(1950年代—198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于1949年4月,到1950年4月在北京成立海军领导机关,海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正式成立。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时期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海军战略,更多的只是一些阶段性的作战方针和建设方针。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陆军保卫沿江沿海,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sup>①</sup>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海区集中在海岸线至沿岸岛屿附近的海域内。

到1957年,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将军提出了具备海军战略内涵的“海上破袭游击战”<sup>②</sup>后,中国海军的作战海区开始明显向外扩展,实现了从沿岸到近岸的迈进。当时海军决策层对中国海上地缘战略形势的认识与现在的“两大岛链”论略有不同,当时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当面海上构成了以地缘为基础的战略体系,这一体系对我国的包围态势由三道防线组成:第一道防线是南朝鲜、台湾和南越三个进攻

桥头堡,第二道防线是日本、冲绳、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是整个战略体系的部署重点,第三道防线是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战略体系的前进后方,夏威夷则是这一防御体系的中枢。整个防御体系正面宽5500余公里,纵深8000余公里。<sup>③</sup>针对这样一种地缘战略态势,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侵略战争,当时的海军决策层提出海军必须要把海上破袭游击战与沿海抗登陆作战结合起来,“在敌人一旦从海上侵入我国国土之后,我海军兵力应在敌人纵深海区开辟海上独立战场,进行破袭游击战,扰乱牵制敌人,削弱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人分散海上兵力,将在战略上对陆战场起积极配合作用。”<sup>④</sup>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推断出这一时期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海区有两个:一个是沿岸-岛岸附近区域,以遂行沿海抗登陆战;另一个是敌纵深海区,以遂行海上破袭游击战,这一海区已具有独立战场的意义,且海军在此也不再只发挥配角作用。虽然理论上敌纵深海区实际上就是距中国海岸线600海里以内的近、中海区(当时的划分标准<sup>⑤</sup>)。但诚如萧劲光将军所言:“潜艇虽能在较远海区作战,但从建设以来还没有战斗实践。因此,总的说来,这支海上轻型兵力还没有离开过近岸海区,是协同和支援陆军作战,与守卫部队共同构成整体防御体系。”<sup>⑥</sup>

概而言之,在这一阶段,中国划分作战海区的着眼点是美国及其盟友所组成的那三道防线,标准则是与中国海岸线之间的距离,根据距离的不同划分出近海、中海、远海。在这三者

① 毛泽东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② 赵克增:“见证中国海军战略的创建——纪念刘华清诞辰100周年”,《军事历史》,2016年第2期,第11页。

③ 萧劲光著:《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④ 同③,第288页。

⑤ 当时对近、中、远海的划分是:距我海岸线200海里以内为近海,200至600海里为中海,600海里以外为远海。参见萧劲光著:《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⑥ 同③,第287页。

中,海军的作战海区以距海岸线 200 海里以内的沿岸—近岸海区为主,以 200—600 海里之间的中海海区为辅。

## 2.2 近海防御(1985年—2008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海军战略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在作战海区问题上承前启后的转折性阶段,其创制与推动的灵魂人物是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将军<sup>①</sup>。1982年8月就任海军司令员之后,刘华清将军通过大量的国内外实地走访调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两次关于“近海作战”的指示<sup>②</sup>,又参考了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Sergey Govshkov)的“国家海上威力”论<sup>③</sup>与西方海权理论家马汉(Alfred Mahan)等人的著作<sup>④</sup>,于1985年底正式提出了中国的“海军战略”问题。<sup>⑤</sup>

“近海防御”战略涉及战略的性质、目的、作战对象、作战海区、任务、海军作战能力和海军建设的要求这七个方面,这一时期对海军的主要作战能力有四大要求(也即是四大目标):(1)在近海主要作战方向上夺取并保持制海权;(2)在必要的时间里,有效地控制与中国海区相连的重要海上通道;(3)以一定的兵力前出到与中国海区相邻的海区,实施有限的进攻作战和保护己方交通运输线的作战;(4)具有较强的核反击能力。<sup>⑥</sup>这样,划定与中国海军战略性质相符合、利于实现海军战略目的、便于遂行海军战略任务、适于提高海军作战能力和建设的作战海区,就成为中国海军战略中的首要基本问题。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近海”概念既有基本的确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体现出作战海区问题在地理上的相对稳定性和战略上的动态弹性。

刘华清将军在其军事文选和回忆录中曾对“近海”下过三种不尽相同的定义:

(1)在1986年的《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报告中,刘华清将军提出“这里所说的‘近海’,不是200海里的概念,而是一个战略上的概念。这一范围包括了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

律宾群岛以西的广阔海区。”<sup>⑦</sup>(2)在其回忆录中,刘华清将军提出“以往,海军把距我海岸线200海里以内的海域作为‘近海’。我强调要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来统一认识‘近海’的概念。‘近海’是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及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海域。”<sup>⑧</sup>(3)在1987年《海上交通线的作战问题》讲话中,刘华清将军又提出“在北起海参崴,东到关岛,南抵马六甲海峡的近海范围内,除了我国内地沿海交通线和通往国外的海洋交通线外,还有外国舰船途经的海上交通线,以至战时敌人入侵我国的海上军事交通线。”<sup>⑨</sup>就这三种定义的范围大小而言,第一个定义是最狭小的,近海虽然仅限于第一岛链之内,但也暗含了日本海及相关海峡;第二个定义的范围有所扩展,明确突破了第一岛链的地理束缚,将近海扩展到第一岛链以东的菲律宾海,同时还明确提出太平洋北部海域(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也在中国作战海区的近海范围内。但其模糊之处在于中国东向近海的界限在第一岛链外延多少海里之内以及南向近海是否还包括从南沙群岛到马六甲海峡之间广阔的南部南海;第三个定义的

① 本文认为刘华清将军的海军战略仍然是立足于马汉式的经典制海权思想,而不是美国战略学术界近年来热议的“拒止/反介入”战略。美国海军战略学者对刘华清海军战略的批判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1.认为刘华清将军的战略思想受马汉的零和式制海权思想的影响太大,而对美国海军来说,马汉的观点早已不合时宜,它们在战略观念上已经从马汉转向了科贝特(Sir Julian Corbett)。参见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Holmes,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Fall, 2005, p.693; 2.认为刘华清将军的战略思想由于用固定的地理界线去界定海洋战区,因而具有强烈的大陆主义色彩,但这有违经典海洋战略的中心信条——海上没有陆上所谓的地带范围(terrain)。参见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p.177。

② 刘华清著:《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页。

③ 赵克增:“见证中国海军战略的创建——纪念刘华清诞辰100周年”,《军事历史》,2016年第2期,第13页。

④ 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

⑤ 同④,第432页。

⑥ 同②,第471—472页。

⑦ 同②,第467页。

⑧ 同④,第434页。

⑨ 同②,第570页。

范围最广,近海不仅明确包括日本海之大部分和南部南海及其相关海峡,还包括了第二岛链以西海域,即便以现在的形势和标准去判断,这一广阔的海域不仅包括近海,还包括中海。那么为什么在1987年刘华清将军会选择这样一个多少超越实际能力的近海定义呢?本文认为,这是因为着眼的作战任务不同——前面两个近海概念主要是立足于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的任务,后一个近海概念还兼有保护己方海上交通线并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的任务。这三个定义差异以及每个定义上的模糊性正体现了作战海区问题在战略上的动态弹性,它既需要保障中国海军在相关海域能进能退、伸缩自如,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本国政治上的自由度,为以后作战海区的不断扩展埋下伏笔。

总之,扩展了的“近海”是这一时期中国作战海区的重心,划定它的依据主要包括: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如导弹射程、战机的作战半径以及雷达的搜索范围和探测距离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的国情国力、对外关系和政策以及自然地理因素等,它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或法律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动态弹性的战略概念。

### 2.3 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2008年至今)

本文之所以选择2008年为转变之年,主要依据有二:(1)事实依据是在2008年12月26日,海军派出首批舰艇编队远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并实现常态化。这算是中国海军驶出近海、进行远海护卫开始的标志;(2)文本依据是2009年1月20日发布的《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这是中国国防白皮书发布以来首次出现“远海”字眼。之后的《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仍提“海军按照近海防御的战略要求,注重提高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增强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2013年4月发布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则在这一表述之前又加上了“提高远海机动作战能

力”。到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军事战略》一书正式提出“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另外,除了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的常态化护航外,中国海军也多次进入远海、远洋参与重大国际联合军事演习,如2014年和2016年两次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以及2014年和2015年举办中俄地中海联合军事演习等。上述这些都足以表明从2008年底开始,中国海军战略已经从近海防御阶段走向了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的阶段。

虽然中国海军驶向远海作为战略而被执行是最近几年才得以实现的,但作为战略诉求和战略思想,它很早就已经在诸多海军将领和学者的头脑中产生、成形。早在1975年9月,刘华清将军就已经提出“潜艇必须要到东北、中部太平洋及印度洋去活动”,“在近海歼敌为主,同时也要敌进我进,既要在近海,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sup>①</sup>而他提出的近海防御战略也是动态弹性的战略,在划定近海范围后总不忘加上“随着我国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增强,海军力量进一步壮大,我们的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sup>②</sup>“我们的作战海区也将逐渐延伸,最终达到我国海上战略防御所需要的全部范围。”<sup>③</sup>在刘华清将军的海军战略思想中,近海的制海权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个过渡,成功的海军战略必须要能指导舰队走向远海远洋,因此作战海区的不断扩展也是必然趋势,以至于美国学者伯纳德·科尔(Bernard D.Cole)提出了“刘华清海军战略三阶段”<sup>④</sup>的论点。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军问题学者也早在本世纪初就纷纷呼吁扩

① 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355页。

② 同①,第437页。

③ 刘华清著:《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467页。

④ Bernard D.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p.176.

展作战海区,关注远海、远洋的战略价值,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徐起研究员在2004年提出的“为了适应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求,海军不仅要为捍卫国家主权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不断走向‘蓝水海军’,扩大海上战略防御范围,为保卫海洋权益做出贡献。远海区域防卫是国家长远利益的必要盾牌,海上安全威胁来自远海,要求海军将战略防御视野投向远海,发展外线作战的攻击力量,为国家利益长远发展竖起必要的盾牌。”<sup>①</sup>

但问题是,中海和远海不像近海的范围有第一岛链这个地理存在物可作为参考依据,从而便于辨识、筹划,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的官方文献划出其大致地理范围;另外,当前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呼吁和宣传阶段,对于中海、远海的具体范围和战略价值以及中国海军走向中海、远海的真正动因和制约是什么,至今学术界还没有从学术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力作。

### 三、近海、中海、远海:空间范围与战略价值

首先,尽管刘华清将军的“近海”概念有其表述上的模糊性和战略上的动态弹性,但其基本范围就是第一岛链内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sup>②</sup>其次,本文认为当前中国作战海区中的中海,以第二岛链为外沿,可以分为北、中、南三个部分:中心海区主要是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菲律宾海和西马里亚纳海,它是中海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北部侧翼海区是日本海,南部侧翼海区是从南沙群岛到马六甲海峡和卡里马塔海峡之间的南部南海以及南海东侧的苏禄海、苏拉威西海、马鲁古海、望加锡海峡和班达海等;最后,远海可以分为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方向,前者也包括南太平洋岛国,后者目前以北印度洋为经略重点,远海之外是为远洋。近海、中海的战略价值主要在军事方面,远海的价值则更多的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 3.1 近海的战略地理形势与价值

中国作战海区中的近海以台湾岛南端鹅銮

鼻到闽粤省界的连线为界,可以划分为东部中国海(渤海、黄海和东海)与南部中国海(主要是北部和中部南海)两大部分。其中东中国海不仅是环渤海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海空战略前沿,藩屏着北京、上海等诸多中心城市以及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大部核心区域,它还是对台军事斗争的前线区域,但它正面宽、纵深浅(琉球群岛西距中国海岸线约240—380海里<sup>③</sup>),水深较浅(黄海均深44米、东海均深370米<sup>④</sup>),当面对手强大,又是典型的半封闭式边缘海,琉球群岛卡在它与开放性大洋之间,充当着美日同盟的反潜侦察警戒线。在这一海区,中国既有与朝、韩、日三国的海上划界问题,又与日本有着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主权之争,还面临着久拖不决的台湾问题以及严峻复杂的朝鲜半岛局势,冲突爆发的机率较大,该海区将是未来可能的海空战争的主要战场和敌国打击中国陆上目标的海空通道,因此也是中国海军建设和防御的重中之重。连接该海区与其他海区的海峡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在这其中,宫古海峡、台湾海峡、朝鲜海峡和大隅海峡的战略价值最大。如果按照刘华清将军在1986年提出的作战要求,中国海军不仅要能够在这一海区夺取并保持制海权,还要能在必要时有效地控制上述海上通道。<sup>⑤</sup>

① 徐起:“21世纪初海上地缘战略与中国海军的发展”,《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4期,第80页。

② 中国海洋科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近海包括五个海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台湾以东太平洋海区,关于最后一个海区,南京大学王颖教授认为它是自台湾海基线向东延伸200海里的太平洋水域,参见王颖主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而沈文周研究员认为它是太平洋一隅,其最东到九州岛南端约东经130度40分附近,参见沈文周主编:《中国近海空间地理》,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本文在划定中国作战海区范围的过程中参考了海洋科学界的分法,但两者在诸多方面并不一样。

③ 刘宝银、杨晓梅著:《环中国岛链——海洋地理、军事区位、信息系统》,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④ 冯士筌、李凤岐、李少菁主编:《海洋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⑤ 刘华清著:《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页。

南海<sup>①</sup>在中国近海作战海区中的地位比较特殊,一方面,中国对南海诸岛礁拥有领土主权,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法理上拥有这些岛屿周围12海里的领海主权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国人将它们形象地统称为“海洋国土”<sup>②</sup>,它占了南海海域的大部分。因此,不同于黄海和东海,中国在南海拥有广泛的领土领海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从战略地理形势角度来看,南海东西窄、南北长,不像东中国海那样的浅纵深,中国通过发展陆基近、中程打击力量就可能夺取制海权,至少能实现海上拒止;但南海纵深较大,其中的南沙群岛及其以南礁石更是距离中国大陆较远,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以东中国海的近海里程为标准算的话,它们甚至可以划入到中海海域,因为空间距离的制约,中国过去对南海及其岛礁管辖能力有限,给了周边相关国家以可乘之机,因而造成当前难解的局面。从政治和作战能力的要求讲,南海和东中国海一样都是近海;但从实际的武器兵力配备和作战规划上讲,南海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超越了近海范围。按照刘华清将军对海军作战能力的要求,第一条就是在近海拥有制海权,能否达到作战能力的要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上的合法权益能否实现,为了克服空间距离因素的制约、达到作战能力的要求,在属于中国的岛礁上扩大其陆地面积是特别关键的战略行动。虽然在短期内,该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地区紧张;但从长远来看,“南沙群岛(美济岛-渚碧岛-永暑岛)——西沙永兴岛——海南岛——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由远及近的大纵深型的梯次防线对于维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合法权益、抵制美国对中国近海的侦察监视以及保障地区的和平稳定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海对于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主要有五个方面:(1)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它是中国南部的海空战略防御前沿;(2)作为“远东十字路口”<sup>③</sup>,它既是中国向西进出印度洋的主要通道,又是向东突出第一岛链的侧道,特别是巴士海峡优越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水深和海水密度跃层)对于潜艇的作战活动有重要价值<sup>④</sup>;(3)南

海普遍较深,平均水深达1212米<sup>⑤</sup>,利于潜艇的隐蔽、训练、设伏和作战,是中国近海中最优良的潜艇活动区域<sup>⑥</sup>;(4)由于地处的纬度较低,南海是未来中国发展航天力量的关键区域<sup>⑦</sup>;(5)它是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编队进行集结、机动、演习、训练的重要场所<sup>⑧</sup>。

### 3.2 中海与远海的战略价值

作为近海与远海之间的过渡环节,中海在战略上与近海互为一体、不可分割,它可以视为是近海的外延,与近海没有本质的区别。作战海区扩展到中海,是为了更好地达成近海防御的目标,但其达成该方法与在近海的作战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该方法主要有二:(1)外线作战与侧后歼敌;(2)进行核威慑与核反击,这两点也是作战海区不断扩展的军事上的重要动因。

首先,菲律宾海和西马利亚纳海位于两大岛链之间,是第一岛链的后方,第二岛链的前沿,在此部署兵力活动,将能对两大岛链同时构成军事压力,在战略上对它们形成分割之势,一

① 关于南海断续线的含义和性质,国内主要有这五种观点:历史性水域线说、历史性权利线说、海上国界线说、岛屿归属线说、岛屿归属及资源管辖线说。参见金永明:“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36-38页。本文在此并不是要讨论南海断续线的性质,而是作为一个背景知识简要地予以介绍。

② “海洋国土”这个提法最早是1984年11月由当时的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在《我国海洋开发战略研究报告》中明确表达的。他提出“根据新的国际海洋法制度,我国可以划定约300万平方千米左右的管辖海域,构成我国的海洋国土。我们应当像开发陆地国土一样,开发利用好海洋国土。”参见王颖主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0页。

③ 沈文周主编:《中国近海空间地理》,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④ 刘宝银、杨晓梅著:《环中国岛链——海洋地理、军事区位、信息系统》,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7页。

⑤ 冯士筌、李凤岐、李少菁主编:《海洋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⑥ 影响潜艇作战和反潜作战效果的主要海洋地理因素如下:海水的深度、水色、内波、透明度、温度、盐度以及由它们的垂直分布所决定的密度跃层、潮汐、海流、海洋噪声、海面风浪、海底类型、海表粗糙度、海洋生物发光和大气环境。参见李磊编著:《海洋战场环境概论》,兵器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40页;刘宝银、杨晓梅:“环中国岛链——海洋地理、军事区位、信息系统”,第7-8页;王颖主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03页。

⑦ 杨震、周云亨、朱漪:“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41页。

⑧ 计秋枫、刘维娜:“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军发展的评析述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5期,第79-80页。

方面威胁到第一岛链的侧后,另一方面又能制约第二岛链上的兵力对第一岛链进行支援;其次,该海域在海底地质构造上主要是菲律宾海盆、帕里西维拉海盆和西马里亚纳海盆,它们的平均深度分别为5 000—6 000米、4 500—5 000米、5 000米左右,<sup>①</sup>既利于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隐蔽和机动,是实现对敌本土核反击的重要海区,同时又有利于攻击型核潜艇在此进行巡逻、阻击,从而分散敌军对中国近海的兵力集中;再次,不像第一岛链的岛屿那样普遍面积较大、排列紧密,第二岛链上的岛屿普遍面积较小、排列稀松(亦可理解为“有岛无链”),它很难像第一岛链那样能在平时对中国海军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在战时又对中国海军进出开放性大洋构成严重制约,因此可以说是中国进出远海、远洋优良的通道;最后,从台湾东海岸到北马里亚纳群岛的距离约1 500海里(2 700公里左右)<sup>②</sup>,而中国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在1 600—3 000公里左右(如“东风-21”系列),中程巡航导弹的射程在1 500公里以上(如“长剑-10/20”),第四代战机的最大作战半径也在1 000公里以上,虽然目前覆盖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仍有困难,但这些中、远程武器却足以为中国海军在两大岛链间的大部分海域的活动提供有利的陆上支撑和空中保障。

就中海的北翼海区而言,中国是重要的日本海相关国家,日本海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中国的近海(或可称之为周边海域)。它的战略价值主要有三:(1)在中日博弈的棋局中,东海无疑是日本的前沿重点,日本海则是其后方,而且在苏联解体后,日本的防御重点也逐渐转向西南方向,这就为中国进行外线作战、侧后歼敌提供了条件。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列岛的走势大致平行,两者的直线距离约1 000多公里,这完全在中国第四代战机的作战半径以及中程导弹的最大射程之内。而且对于日本而言,日本海纵深较浅,其间少有地理存在物能够有效地作为海空前沿屏障。把作战海区扩展到日本海,将会使日本的防御阵形从梯次的纵向型变为薄弱的横向型,这样它的本土腹地都将直接暴露

出来;(2)日本海的海水普遍较深,平均达1 752米<sup>③</sup>,是中国周边海域中又一个利于潜艇活动的区域;(3)全球气候变暖造成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的环境发生巨变,一方面它使北极航道的通航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它为人类开发西伯利亚和北极的资源能源创造了条件。全球气候的进一步变暖和北极航道通航能力的改进,使后者可能成为连接亚洲、欧洲和北美的重要通道,而且随着北极和西伯利亚生存条件的改善及其能源资源的开发,它们或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能源资源产出中心,所以中国通向北极的航线将变得非常重要,而日本海正是该航线所要经过的海域。另外,如果中国东北地区能在日本海拥有一个较大的出海口,上述趋势还有望会为东北经济振兴创造更好的条件。

地理学意义上的南海,其最南端在南纬2度30分<sup>④</sup>附近,已经超出了南海断续线所划范围(断续线中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4度<sup>⑤</sup>),地理学上的南海范围(约350万平方公里<sup>⑥</sup>)大于政治上的南海范围(202.5万平方公里<sup>⑦</sup>),南沙群岛,尤其是美济、渚碧、永暑这三个具有军事战略价值的中心大岛实际上只是位于中部南海。而更广阔的南部南海与中国大陆的空间距离更远,因此目前中国对该海域的管理和开发更受制约。在政治上,断续线以内的南海必须是中国作战海区中的近海;但在实际作战中,到目前为止,南沙群岛以南的南海海域实际上应算是近海的外延——中海;如果以后随着中国航母编队形成实际战斗力以及中部南海

① 李常珍、李乃胜:“菲律宾海的地势特征”,《海洋科学》,2000年第6期,第49—50页。

② 沈文周主编:《中国近海空间地理》,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③ 冯士筌、李凤岐、李少菁主编:《海洋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④ 同②,第3页。

⑤ 贾宇:“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26页。

⑥ 王颖主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5页。

⑦ 王颖、马劲松:“南海海底特征、资源区位与疆界断续线”,《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803页。

三大岛各项设施的建成完善,则有可能将其由中海变为近海。南部南海的主要战略价值是:它临近马六甲海峡、卡里马塔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这四个重要的海上通道,而它们既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枢纽,又是东西方贸易航线的枢纽,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进出印度洋,而且对整个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局势有着重要影响,甚至还将是战时进行保交和破交的重点区域。但是这一海区由于受制于较浅的水深和较窄的海峡,并不利于潜艇的活动,更不是潜艇进出印度洋的理想通道。但它东侧的苏禄海、苏拉威西海、马鲁古海、望加锡海峡和班达海等海域水深较好,是潜艇活动和进出印度洋的优良通道,因此,尽管这一广阔而破碎的海区在政治上与中国并没有重大关系,但在战略上它们却是个不容忽视的区域。

远海的范围只是方向性的,向东是两大岛链之外的太平洋,向西是印度洋,它们的战略价值是多维度的,主要包括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太平洋方向的远海的战略价值更侧重于军事方面,印度洋方向的远海的战略价值则更侧重于经济方面。就太平洋方向的远海而论,美国在此设有四道岛链/岛群纵深梯次防线——琉球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含关岛)、马绍尔群岛和夏威夷群岛,以这四道防线为基地支撑,西太平洋被打造成美国“各种庞大海上兵力和导弹潜艇发射阵地的宽大的战略展开和配置区域,”<sup>①</sup>随时可以对中国国土纵深实施毁灭性打击。为了应对美国的这一阵势,在高科技和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中国海军当以部分兵力前出到美军的西太平洋防御纵深,变美方的纵深为中方的前沿。在平时加强对中枢和后方区域美军活动的侦察和预警;在局部冲突爆发时,对其纵深的指挥中枢形成实际威胁,并保持潜基核反击能力,从而抑制冲突的升级。太平洋方向的远海足以为实施上述行动提供良好的自然条件。

就印度洋方向的远海而论,一些地缘政治学者把印度洋称为“世界海权中心”,<sup>②</sup>它对当代中国的战略价值在于:首先,它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推进方向;其次,它是中

国与欧洲、中东、非洲国家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也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通道,关系到危机与战争时期中国海上交通线的安全;最后,当前在政治上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多在印度洋沿岸或附近(如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等),因此,印度洋还是中国深化与这些国家政治和战略关系的通道。

## 四、中国扩展作战海区:动因与制约

### 4.1 中国扩展作战海区的动因分析

作战海区扩展到中海的主要动因在于军事层面,即为了实现外线作战与侧后歼敌,并强化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而作战海区扩展到远海的主要动因不仅在于军事层面,还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军事层面的动因是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动因是辅助性的,军事层面的动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经济层面的动因要么是目前尚不存在的(如海上交通线安全问题),要么是日前中国能承受的(如地区冲突对中国海外市场、资源产地和投资的消极影响),而政治层面的动因则更多涉及国家的地位和威望问题,这也即是说,在中国扩展作战海区的过程中,目前是以中海为主、远海为辅。而将来如果军事层面的目标能够得到较好地实现(或可以理解为中国取得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那么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目标将变为主要动因,这时也意味着中国海军已经发展为一支远洋海军。

(1) 军事层面的动因之一:外线作战与侧后歼敌

“外线作战与侧后歼敌”从1950年代起就是中国海军不懈追求的战法。一方面,它是中国海军的传统战略战术目标,早在50年代的“海上破袭游击战”中,萧劲光将军就提出当敌

<sup>①</sup> [苏]谢·格·戈尔什科夫著,房方译:《国家海上威力》,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sup>②</sup> 张文木著:《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页。

人从海上侵入中国国土后,就为我海军“造成进行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作战条件……海军兵力在敌人纵深海区开辟海上独立战场,进行破袭游击战,对扰乱牵制敌人削弱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人分散海上兵力,将在战略上对陆战场起积极配合作用。”<sup>①</sup>在70年代,刘华清将军也提到“在近海歼敌为主,同时也要敌进我进,既要在近海,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sup>②</sup>在1986年的《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报告中,他又多次提到“我兵力虽弱,但在每一战役中必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击其一部,务求全歼。”<sup>③</sup>“根据战场形势和预定作战任务,广泛开展海上破袭战,从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sup>④</sup>而前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将军在2014年的一篇反思甲午战争历史教训的文章中也专门提到,在兵力运用上要“积极拓展海上战略防御纵深,在战略内线实施近海机动作战,在战略外线灵活开展远海破袭作战,做到内线外线有机衔接、互为策应、攻防相济。”<sup>⑤</sup>

另一方面,它也是高科技和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必须力争实现的目标。现代海军兵力的远距离打击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在够远(1000海里以上)的距离拦截和打击敌方兵力兵器,就无法保障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sup>⑥</sup>但就中国的海洋地理形势而言,1000海里以上已经超出了第一岛链而进入两大岛链之间的海域,在高科技和现代化战争中,进入该海域不仅能进行远距离的纵深防御,亦能实现对敌关键而薄弱的后方中枢区域进行干扰、打击,进而取得有利战果。这一点正如彭光谦将军所言:实施战略外线反击作战是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实施防御性战略的国家的必然选择。强军之强,通常强在第一梯队、前沿部署和作战正面,强在防区外的联合火力突击系统,强在陆、海、空、天一体的信息网络;而作战纵深、二三线部署和支援保障系统往往是缺乏防护和比较薄弱的。只要在顽强抗击的同时,避实击虚,坚决大胆地向着敌人纵深和那些缺乏防护的薄弱系统发起猛攻,就一定能够减煞敌人的整体作战能力,扩大敌

人的被动,创造以弱击强、以劣胜优的条件。<sup>⑦</sup>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推知,进行外线作战与侧后歼敌既是60多年来中国海军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也是高科技和信息化条件下中国海军战胜强敌的重要方法。但要实现外线作战与侧后歼敌的目标,就离不开有利的作战海区——菲律宾海、西马里亚纳海和日本海这些中海海区,以及更广阔的远海、远洋能够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最优良的场所,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外线作战与侧后歼敌,中国就需要把作战海区进一步扩展到中海和远海。

(2)军事层面的动因之二:强化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

中海和远海由于其面积广阔、开放通达和比较有利的深度,因而是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活动的优良场所,战略核潜艇通过中海和远海往往能够进入其导弹射程范围内对目标进行核打击,在整个过程中借助水深等条件而不易被侦查、监控到,这是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强国对敌国实现核威慑与核反击的“撒手锏”。1970年代初期以前苏联海军进军远洋最重要的动因正是这个,同时它也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海军驶向中海和远海的重要动因。刘华清将军经常提到“广阔的深水海域,能为战略核力量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庇护所”。<sup>⑧</sup>“我们那么多的潜艇(包括核潜艇)总不能只用于水浅而海区狭窄的黄海、东海和礁多岛多的南海海区,这些海区还有大量的近海舰艇和航空兵活动。潜艇必

① 萧劲光著:《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

② 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③ 刘华清著:《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页。

④ 同③,第483-484页。

⑤ 吴胜利:“深刻吸取甲午战争历史教训,坚定不移走经略海洋维护海权发展海军之路”,《中国军事科学》,2014年第4期,第3-4页。

⑥ 刘一建:“中国未来的海军建设与海军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第97页。

⑦ 彭光谦著:《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⑧ 同③。

须到东北、中部太平洋乃至印度洋去活动。”<sup>①</sup>

然而又如苏联海军在1970年代初期装备了SS-N-8潜地战略弹道导弹后,为了保护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安全,苏联在其后期逐步把它们放置在近海“堡垒区”内,自此以后,对美进行核威慑、核打击不再构成苏联海军走向远海、远洋的中心动因;对于中国而言,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同盟在大洋深处有着超强的反潜能力,那么把更多的战略核潜艇放置在有水面舰艇、航空兵、常规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以及噪声保护的近海似乎是将来更安全的选择,美国海军问题专家詹姆斯·佩顿(James Patton)甚至提出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是中国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三个潜在海上庇护所(maria nostra)<sup>②</sup>。但是,据信目前中国射程最远的潜地弹道导弹“巨浪-2”的最大射程仅为8000多公里,如果在近海发射,尚无法攻击到美国本土。<sup>③</sup>另外,如果再加上以后可能会在第一岛链上不断扩展的美国西太平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中国再使用近海“堡垒区”则未必会继续有效。

总之,关于远海远洋对于未来中国战略核潜艇的战略价值,关于将来为了实现核威慑与核反击是否还需要中国海军走向远海、远洋,这类问题目前仍需观察、难下结论。但就当前的条件而论,水深千米、广袤无垠的远海、远洋对于中国不断强化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这个原因,中国海军应当适时把作战海区逐步扩至中海和远海。

### (3) 经济层面的动因

从文本表述上去理解,中国海军战略在近海、中海的着眼点主要是防御,动因和目标多是军事安全方面的;在远海的着眼点是护卫,动因和目标是综合性的,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实现的方式不能仅仅依赖于单方面军事实力的扩展,而更多地要借助于多边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15.3亿美元,占GDP的22.6%;<sup>④</sup>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4566715万美元,存量达109786459万美元;<sup>⑤</sup>另外,中国作

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14年,石油进口总量达37283万吨,占世界总进口量的13%,<sup>⑥</sup>可以说,中国已严重依赖海外石油进口,由此也更加突显出海上交通线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从波斯湾出发,经印度洋和南海到达中国东部海岸线的这条海上航线。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项国家核心利益能否得到维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市场、投资地和能源资源产地以及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与稳定。基于这个原因,中国似乎应该把作战海区扩展到远海,把海军战略上升到远海护卫,最大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这项核心利益。

然而事实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海外贸易急剧增长的30多年里,中国并没有发展远海护卫,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作为国际公共产品长期是由霸权国美国负责。而且在过去的30多年里,海外形势也并非都是稳定的,但这些冲突与动荡无论恶化到何种程度,都没能危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上述这些来看,经济层面的动因似乎并不成立。但是又有两点因素使这一动因能够成立,并在将来会愈加重要。首先,在改革开放以来很长的时间内,中美两国国力差距较大,又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干扰,美国对中国崛起并不是特别在意和担忧;但在当前,中美两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中国经济总量大有赶超美国之势,中美两强已经进入权力转移的敏感期,美国对中国

① 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② James Patton, “Cold War SSN Operations: Lessons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Naval Development”,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278.

③ Robert G. Loewenthal, “Cold War Insights into China's New Ballistic-Missile Submarine Fleet”,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300.

④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编:《2015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513页。

⑤ 《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商务年鉴》,中国商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217页。

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编:《2015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年鉴》,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633页。

高度关注,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疑惧。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把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全部都交付给美国负责,中国海军即便不能取代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这项任务,也应以较大的份额参与进去,以对美国进行平衡,对可能的风险进行对冲;其次,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它不仅涉及欧亚大陆,还延伸到非洲和南太平洋,可以说这是一项世界级的工程,要推动这一建设的顺利实施,就离不开具有高度国际性和机动性的海军的保驾护航,但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海军可能并不会为了“一带一路”去积极地提供相关保障,这样就需要未来中国海军在远海、远洋更主动地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和战略保障。

总而言之,尽管“中国海外利益无法依靠纯粹海权的扩张来维护,海外通道安全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sup>①</sup>但中美关系因权力转移而加剧的不确定性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推进,都要求中国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必要的远海护卫,并且在国际合作中提升本国的份量和话语权。

#### (4) 政治层面的动因

首先,在国内政治层面,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各项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不仅有着大量的海外物质利益,还有遍及全球的务工和经商人员<sup>②</sup>以及众多赴外游客,在当今全球信息传播异常迅捷和相对开放的时代,如果这些中国公民群体性地在海外遭遇严重安全问题,党和政府不可能对他们的安危置之不理,否则可能会侵蚀党执政的认同基础,削弱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发展远海海军,提高远海护卫能力,以便随时能对身处险境的中国海外公民展开必要的帮助和救援,既能较好地彰显出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极大地增强党和政府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又能继续巩固国内各族人民对中央政权和伟大祖国的认同,使各族人民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和对其公民的负责,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两点事关国家政权的安危和社会大局的稳定,其政治象征和意识引领方面的意义重大。

其次,在国际政治层面,公海秩序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巴里·波森(Barry R. Posen)认为,美国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支撑美国全球地位的关键性军事因素,<sup>③</sup>其中,公海是全球公域的重要一方面,美国通过在公海上的主导权,为世界各国提供公海航行自由与安全这个国际公共产品,由此换来其他国家对美国霸权的认同与支持,这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霸权。中国进行远海护卫并不是要与美国争夺公海上的主导权,中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引发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安和疑惧,对此,中国需要通过为它们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以争取它们的信任和支持,在这其中,维护公海秩序的安全与稳定、为需要的国家提供海上护卫是较好的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增进与被护航国的友谊,使它们感受到中国的善意和实力,逐步争取到更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战略伙伴国,为打造全球战略支点国家网络夯实基础。概括而言,中国继续崛起离不开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它们也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塑造国际秩序能力的重要助力;况且美国还有可能在某些国际事务上实行战略收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提供了机会,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适当扩大远海护卫的规模,提高远海护卫的能力,以为将来中国在全球公海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好基础。

## 4.2 中国扩展作战海区面临的三大制约

### (1) 海洋战略地理形势的制约

中国建设海权强国面临着先天不足,这主要是在海洋战略地理形势方面,因为这一点,中国甚至很难在将来发展成为英美式的全球性海权强国。首先,中国濒临的海区都是封闭半封

<sup>①</sup> 梁亚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动力与路径”,《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期,第84-86页。

<sup>②</sup> 2014年中国在境外从事劳务合作的人员达59.69万人,从事承包工程的人员达40.89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编:《2015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第603、612页。

<sup>③</sup>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1, 2003, p.8.

闭式的边缘海而不是开放性大洋,它们之间被两大岛链所阻隔,第一岛链上的国家多是美国的盟国,有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台湾当局)还处在中国政治军事的对立面上,该岛链的北段已经被美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海空军基地。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同样也被建设成为功能齐全的军事基地。尽管岛链中还有不少海峡可供中国海军进出中、远海,但这其中通行条件最优良的海峡,如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也都较为狭窄,前者的宽度约145海里,后者的宽度在51—100海里之间,<sup>①</sup>平时通过声呐和雷达技术,美国及其盟友很容易就能对中国海空军在其附近的活动进行侦察、监视,战时更容易对海峡实现封锁,阻断中国近海与中海、远海的通道,甚至还能使用岛链上的基地对中国本土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另外,就狭长的马六甲海峡而言,它的不少海域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划分为各自的领海(该海峡最窄处仅8.4海里<sup>②</sup>),在法律上,它国军舰经过需无害通过(innocent passage),这在平时对中国海军进出印度洋影响并不大,但在战时却大为不同,至少能使中国海军的活动失去至关重要的隐蔽性。

其次,中国缺乏海外领土和基地,英国在其海权巅峰期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美国目前不仅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它在西太平洋地区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自治邦和关岛非自治领土。苏联在其海权巅峰期在南海、地中海、红海、亚丁湾、加勒比海和东南大西洋上都有海军基地。然而,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海外领土,距离本土最远的岛礁也在南海的中南部。而海外基地方面,中国目前只是在吉布提拥有一个后勤保障基地,这对于当前有限、渐进的远海护卫或许是足够的,但如果要进一步提升远海护卫水平、发展远海、远洋海军,没有更多的海外基地作为支撑和保障是难以实现的。

## (2) 陆上安全环境的制约

尽管1991年苏联的解体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陆上安全环境,但一方面在西南方向,中印边境领土争端远远未能解决,前线对峙事件不时爆发,印巴矛盾也没有得到明显缓解,并且因为印

度频遭恐怖袭击而有加剧之势,两国矛盾的激化还将对“中巴经济走廊”这个“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在东北方向,朝核问题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凸显,半岛局势几度紧张,甚至因两次朝核危机而使半岛走向战争边缘。目前半岛局势仍不乐观,朝鲜坚持核试验与导弹试射,中朝关系相对下滑,朝韩关系继续恶化,韩国则极力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即使可能的半岛冲突不会波及中国领土,但由此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和核扩散问题势必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更何况该地区在地缘上如此逼近政治中心北京;再一方面,在西向,从中东到中亚和南亚,有一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集中的“弧形地带”<sup>③</sup>,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这一地带生长、成熟、扩散,并在冷战结束以后愈加严重,而该地带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拥有漫长的边界线,通过地缘上的邻近性和宗教上的相近性,该地带成为制造新疆“三股势力”的大本营,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从这里传染到新疆,同时新疆的暴恐分子又从这里得到训练,然后返回国内实施暴恐犯罪活动。这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大局和边疆地区的安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在打击新疆“三股势力”的同时,还需要协调相关国家联合应对这个国际恐怖主义“弧形地带”。上述三个陆上方向的不利形势使中国无法忽视陆上安全,进而不能倾注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去建设强大的海权,因此这一点也是中国扩展作战海区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 (3) 美国的地缘战略及其亚洲同盟体系的制约

冷战以来,美国地缘战略的理论基础是英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classic geopolitics),该理

① 刘宝银、杨晓梅著:《环中国岛链——海洋地理、军事区位、信息系统》,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于昕:“马六甲海峡法律环境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44页。

③ 梁治寇:“对当前公安反恐情报工作的几点思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弧形地带’及其影响”,《公安研究》,2007年第5期,第63页。

论有三大假定:欧亚大陆中心论<sup>①</sup>、海陆强权对立论<sup>②</sup>与海权至上论<sup>③</sup>,它又分为两大路径:麦金德(H. J. Mackinder)的“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学说<sup>④</sup>和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的“边缘地带”学说<sup>⑤</sup>,前者被美国政府改造为“遏制战略”用于对抗苏联,后者则在冷战结束后被美国改造为用于对付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的新兴强国的战略,该战略认为,欧洲、中东、东亚是对美国霸权至关重要的三个区域,美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上述三个区域出现某个强国取得本地区主导权的局面,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它将对美国全球霸权最为严重的挑战。对此美国须要联合它在本地区的盟友对该国的行动进行制约,甚至是军事打击。这一地缘战略不仅贯穿于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著作中,亦为其战略制定者们似意识形态般信奉。

目前欧洲不太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强国;在中东地区,伊朗有这样的抱负,但国力却远远难以支撑它取得地区主导权。唯独在东亚,只有国力超强的中国才有一定的可能会动摇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因此,对于当前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来说,中国和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是重中之重,其战略中心就是要通过强化它的东亚同盟体系来制约中国取得该地区的主导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并不会反对目前中国有限的远海护卫行动,但对于中国把作战海区扩展到中海、大力增强近海和中海防御能力的行动会格外注意,并为防止中国取得地区主导权而对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施以相当强烈和持久的制约。由于近海和中海的安全是发展远海、远洋海军的根基,所以,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制约中国的近海、中海防御能力,破坏中国的近海、中海安全环境,当然也是在制约中国向远海、远洋扩展作战海区。

## 五、结 语

作战海区问题既是一国海军战略中的标志性方面,又是一国总体对外战略中的标志性方

面,它的变化不仅能影响到战役战术层面的海空战争的胜负,而且还会对一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和对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于处于权力转移期的崛起强国而言,作战海区能否恰当筹划、合理设置将直接关系到它与守成强国之间结构性矛盾的走向,进而决定其崛起的成败。毕竟近代以来全球海洋权力体系多是单极性的,在该体系中扩大权势具有高度风险,因此,中国目前扩展作战海区需要特别审慎。就当前阶段而言,中国应继续夯实近海防御能力,把中海作为近海的外延,实现海军在该区域内常态化和机制化的进出训练,同时在远海、远洋保持有限的存在。对于当代中国海洋安全与战略形势来说,近海是根基,中海是侧翼,远海、远洋是舞台,近海、中海与远海、远洋是功能、价值和实施方式不同的两类作战海区。近海和中海关乎中国的国土安全,因此它们在军事方面的意义更加重大,主要实施方式应以不断提高海空攻防能力为中心;远海、远洋则关系到中国的国家荣光和国际威望,所以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意义更加突出,主要实施方式应围绕着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而展开。尽管可以认为中国的未来在于远海、远洋,但在目前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近海和中海仍是重中之重。总之,中国在扩展作战海区的过程中,应继续以地区性防御为本,然后顺势而为、应时而出,审慎、渐进地走向远海、远洋。

编辑 李 亚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7, xiv, p.31.

②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448.

③ 参见 Jon Sumida, “Alfred Thayer Mahan, Geopolitician”, in: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3, pp.39-59.

④ 参见 H.J.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23, No.4, 1904; H.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19.

⑤ 参见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Geograpy of the Peace*,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 A Research on Sea Area of Oper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DU Zheyuan<sup>1</sup>

(1.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ea area of operations is not only a fundamental issue of naval strategy, but also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foreign strategy. After 1949, China's naval strateg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coastal defense, offshore defens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offshore defense and open seas protection. Literally, the most salient fea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is the expansion of sea area of operation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his paper tries to divide China's sea area of operations into four parts: offshore waters, middle seas, open seas and the ocean, and then analyzes their different strategic valu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hina to extend sea area of operations mainly demonstrate in three levels: military level,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level. However, in the process to expand sea area of operations,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containmen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trategic geography of the sea, the land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geo-strategy of America and it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Currently, in the expansion of sea area of operations, China should keep regional defense as the essential strategy, and then prudently and gradually extend it to open seas and the ocean.

**Key words:** China's naval strategy; sea area of operations; offshore defense; open seas protection; driving forces in three levels; three constraints

海洋小知识

## 海洋牧场

海洋牧场是指在一定海域内,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将人工增殖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对鱼、虾、贝、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海上放养。

1965年,我国学者曾呈奎先生提出在海洋中通过人工控制种植或养殖海洋生物,建设“牧场”的理念。1979年,中国广西水产厅在北部湾投放了我国第一个混凝土制的人工鱼礁,拉开了海洋牧场建设的序幕。2015年,农业部组织开展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活动,天津大神堂海域、山东芙蓉岛西部海域等20个海域被列为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2015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到山东莱州考察“六十里”海洋生态牧场,提出要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海洋生态修复。